

【英】汉纳——巴巴拉公司 编著
陆永兴 陆兴坤 译

小海蒂新传奇

XIAOHAIDIXINCHANJI

译林出版社



【英】汉纳——巴巴拉公司 编著

陆永兴 陆兴坤 译

小海蒂新传奇

XIAOHAIDIXINCHANQI

译林出版社



Heidi's Song

英国哈姆林出版社总社1933年版

小海蒂新传奇

〔英国〕汉纳—巴巴拉公司编著

陆永兴 陆兴坤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插页2 字数35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33-1

I·13

定价：1.00元

迪特阿姨在这篇故事里仅仅是个相当次要的角色，但她口口声声说，要是没有她，小海蒂的经历就会大不相同。那故事也只好重写了。海蒂的爷爷认为她简直是胡说八道。不过，他俩从来就说不到一块儿的，以前，迪特阿姨对随便什么事儿谈谈自己看法，爷爷也总要把她的话顶回去的。那末，他俩对这件事到底谁说得有道理呢？那就请你把下面的故事读完吧，到时，你就会真相大白啦。

故事发生在瑞士，六月里的一天。那天上午，风和日暖，天朗气清。从这里望去，可见有两个人正穿过一片点缀着朵朵山花的草地往山上跑去。看来，她们是要沿那通往山腰的细狭山路爬上去。从身影来看，一个是大人，年轻女子，另一个是小孩，岁数不大的丫头。

翻过一段陡坡，很快，她俩踏上山路了，走了一会儿，可以看得出，个头高的越来越走不动了。由于她常常停步喘气，没有多少功夫，小丫头在她前头冲

出去了一大段，很快，就把她甩得老远。年轻女人一边儿追小丫头，一边儿不时地一手提起厚厚的裙子，一手抓住那只过分大的阔边帽子。帽子上插着羽毛，羽毛随势忽闪忽闪扑打着帽边儿。小丫头爬过一坡又一坡，而另一个人落在小丫头后边很远很远了，小丫头回头望去，后面一丁儿人影也看不见了。这时，小丫头就在近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她先脱掉鞋子和长统袜，接着又拉下帽子，马上又卸掉了外套和上装。

“哎呀！这样就轻快啦！”小丫头明知那里没有人，但还是大声嚷嚷，“迪特阿姨给我穿了这么多衣服，叫我热得透不过气来啦！”说完，她利落地把刚才脱下的衣物一块儿捧到路旁堆好，再往上冲去。

一会儿，她看见有一群山羊在前边。还有一头浑身墨黑的小羊羔独个儿在拚命追扑一只飞蝶，离开羊群老远了。

就在这当儿，一只大鹫正蹲伏在山腰高处的一棵树头上，他眼睛十分锐利，偷偷地注视着羊群的每一个动静。大鹫对那幼稚无知的小黑羊羔扑打蝴蝶的一个个滑稽动作尤其感兴趣。忽而，大鹫的一个恶念在心头萌生起来；把那头小羊抓来当顿美餐是很便当的，他满有把握地想，小羊离羊群已这么远，要逃出我的手掌恐怕就不容易了。于是，他先飞向空中，接着就

来了个闪电般的俯冲。

小羊羔万万没有想到，他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直到大鹫伸出他那对利爪，那只专门要人家性命的钩形嘴也险险乎碰上他的身体时，他才猛然觉察。这时，小羊羔使了个转身腾跳，蹦到一边。大鹫扑了个空，大吃一惊，他刹地重新飞回空中盘旋，伺机再扑。小羊羔马上拔腿奔逃，不时地还躲闪、打转，担心真的把一条小命白白地送进大鹫的嘴里。

虽然小羊羔还缺少对付这种复杂情况的经验，但他生性聪明灵活，对他来说，这倒是很有利的。他始终注意往羊群方向旋身、蹦跳、闪避，他知道，只有早早回到羊群里才能太平无事了。不过，从双方的力量来看悬殊是很大的，小羊羔仍旧很可能被大鹫一下子掳走，然后大口大口地享受一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情况来了个突变，有一名新兵加入了这场战斗，这位新兵有两只伸展得老长老长的大角，他就是羊群的领头羊格雷特·图克。

当领头羊格雷特·图克向大鹫及小羊羔这方向冲过来时，那只猛禽就知道要挨饿了。他只觉一种说不出的苦水流进心里，因此，当看到格雷特·图克走到小羊羔面前象一具铁铸的塑象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时，他无可奈何地缩回利爪，拍翅而去。一场美梦破灭了，最

后，他只得另作打算，等待捕获较容易到手的猎物。

就在这段时间里，小丫头一直在山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落得老远的迪特阿姨直到这时才用心向上边望去，她立刻发觉小丫头的影子一点也看不见了。她顿时惊慌起来，因为她心里明白，山野里种种不三不四的倒霉事情有可能突然临降到小丫头身上，于是她连连喊了几声，但一丁点儿回音都没有。马上，她又吸足了一大口气，放开喉咙拚命呼喊。

“海——海——海——蒂——蒂——蒂——！”迪特阿姨的声音响亮极了，回声从一个山谷飞到另一个山谷，一个回声又套上另一个回声，回声越聚越响在群峰中回荡。

海蒂在山路上走着走着，不觉已走近羊群，放牧的是一个叫彼得的男孩。彼得生得结实健壮，一头好看的金黄色头发，一对蓝盈盈水灵灵的眼睛。海蒂刚看见彼得时，彼得正盯着她望呢，就在这一瞬间，彼得要紧转开视线，先看看羊群，又望望群山。这时，迪特阿姨还在拚命地呼喊，回声从一个山峰流向另一个山峰，他听着听着，又望了一眼小丫头问：“喂，你知道谁叫海蒂吗？”

“我就叫海蒂，”小丫头天真地说，她反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呢？这么多绵羊哪儿来的呢？”

“我叫彼得，”小男孩直截了当告诉她，“这不是

绵羊是山羊，只要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是山羊么！”

“啊呀！”海蒂说，“我就不知道呀，”说完，她指指那只小黑羊羔又问，“那只小羊叫什么名字？她真够有趣的，可以把她当个挺好的宝贝儿玩玩吗？”

“呀，啐！”彼得哼着鼻子说，“小羊羔叫斯普利茨——不过他是雄的，你怎么把他说成‘她’啦！我看，他没有资格作为刮刮叫的玩意儿——因为他喜欢自作主张，任性，瞎胡闹！”

“这群羊都是你的啦？”海蒂问。

“当然不是！”彼得说。“我是替别人放羊——清早，把他们赶到牧草场上去吃草，傍晚，把他们送回栅栏睡觉。”说完，他在她四周绕了个圈儿，上上下下细细打量了一番说，“你不住在附近这一带吧？”

“你说对了，”海蒂说，“我是从别地方来的，不过，我准备在这里住下来。我要一直同爷爷在一起。”

“你爷爷吗？为啥你不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呢？”彼得问。

海蒂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一会儿，可以看出，眼眶里几乎就要涌满泪水了。顿了一下，她喃喃地说，“妈妈和爸爸都死了。”

彼得马上觉得不该问这件事，所以自己也显得尴尬得很。过了一会儿，他皱着眉头问：“你爷爷就是

住在这上边儿的那个老熊吗？”说着，他用手指指冯德霍恩山上边儿的那间小屋子。

“可能是的，”海蒂说，“迪特阿姨说他就住在这条小路的上边儿。嗯，你刚才说他‘老熊’是什么意思？迪特阿姨也这样叫他的呢。”

“哎呀，”彼得一本正经地说，“他真的是一副老熊的腔调。他对随便哪个人，从来没有一句客气话，碰到人总是嗥嗥乱叫，就是那副熊脾气。我放的一部分羊就是他的，——那只叫斯普利茨的小黑羊也是他的。你爷爷本领倒不小哩，他会从羊奶里炼出奶酪、奶油，然后再到多弗里村子里去卖，我就住在那个村子里。”

“我认得多弗里村，”海蒂接过话头说，“爸爸妈妈死了，我就搬到迪特阿姨家去住了，迪特阿姨就住在这个村子里。这个村庄可大呢，咱们也不认识呀。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村里出来的，穿过了长长的村子。现在，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爷爷那儿，马上看见爷爷。再见吧，彼得。也许我们很快又要碰头的。”

“别急，我同你一块上去，”彼得说，“我正好要把羊带到上边一片大草地上去呢——我也要走快一点儿，今天已经稍为晚了一点。”

他俩径往上边爬去，羊群咩咩地紧跟在后边，这

时海蒂突然边走边连珠炮般地问彼得：

“你一直住在多弗里村吗？”“你今年几岁啦？”

“你在学校读书吗？”“你同谁在一起过活儿呢？”

彼得告诉她，“我一直住在多弗里。”“今年十一岁。”“有时也到学校里去读读书。”最后他对她说，“我是同妈妈和老奶奶住在一块儿。”说完，他抬头看到了什么，向山路上边指指，悄悄地说，“喏，就是他——刚才说的老熊就是他！”

海蒂立即往彼得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老人生得魁伟高大，看上去刚健有力。满头白发，长长的胡须也象是白银做的，闪亮闪亮，眉毛又阔又密，长长的，灰白灰白的。额头上，嘴角边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上身内穿一件开领衬衫，外罩一件皮背心。下身套一条粗布长裤，脚上穿一双长统皮靴，裤管塞在皮靴长统里。他拄着一把长柄山斧，身子斜倚在柄头上。他旁边坐着一只名字叫格鲁弗里的猎狗，猎狗又高又大，浑身长满蓬蓬松松的长毛，说句实在话，这只猎狗生就的那副样子，真有点儿象他的主人呢。

“你，怎么搞的——彼得！”老头儿说话象打雷似地隆隆作响，声音是那样深沉有力，好象是从他的脚尖里发出来似的。“你到那儿去啦——你晚来啦！还不把羊赶去吃草！”说完，又朝着海蒂吼道，“你干

什么的？小丫头不准上这儿来——你仍旧从这条路给我滚下去！”

海蒂急了，抢着说，“不，爷爷，我一定要——”老头儿蹙紧眉头，象大炮轰鸣似地高叫，“爷爷？你干吗叫我爷爷？”

“因为你是她的爷爷——所以她就叫你爷爷！”迪特阿姨火冒三丈，突然插上来说。原来，迪特阿姨以她最快的速度刚好赶到这里，又恰巧听到老头儿那种问话，她当然要火辣辣地回敬他了。

“慢！”这时，爷爷眼睛瞪得大如铜铃，狠狠地盯着迪特阿姨，“我想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就是我儿媳的妹妹！”

“对呀，对呀，”迪特阿姨抓住话头说下去，“告诉你吧，老头子，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儿媳也见上帝去了，你老是呆在山上还蒙在鼓里呢。四年来，这小丫头一直是在我身边拉扯大的——现在，该轮到你养她了！”

“喔唷，你住口！”爷爷面孔铁青，对着她大声叱骂，“穿得象个妖怪，难看死了，裙子长得拖地，帽子也不三不四的，帽顶上的那根羽毛摇曳的样子象招魂似的，你马上把小丫头带走，就从这条路滚下去！”

“我马上就离开你，”迪特阿姨回对他，“不过，

话要说清楚，海蒂一定要留在这里。有一家有名的饭馆有一个好行当等着我去呢，我没有办法再照应她了。让我再说一遍——该轮到你了！”

这几句话简直是火上加油，老头儿听了几乎就要爆炸开了，“轮到我？你说轮到我吗！你把这种大身体当儿戏吗？”说完，他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小海蒂，望了一会儿，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略为放松了些。

“就是你！”他突然冲着海蒂吼叫。

“就是我，爷爷？”海蒂说。

“你要哭鼻子吗？”他又问。

“不，爷爷，我不哭鼻子的。”海蒂回答道。

“好丫头，”他的声音真的象熊吼似地说，“哭鼻子的丫头我是半点儿都不喜欢的！”

“你刚才在旁边听了我们说的话，生气吗？”他继续盘问。

“不生气，爷爷，”海蒂真诚地回答。

“这就好！”他说，“娇滴滴的小丫头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呆下去的！我再问一句：你吃得下好多好多东西吗？”

“唔，要吃好多东西，我肚子可大哩，爷爷”，海蒂告诉他，“我已经饿啦！”

“太好啦！”爷爷声音象雷鸣似地说，“我就是

讨厌吃不下东西的小丫头！”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海蒂一番，又在海蒂四周转了一圈，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行！一个人生了儿子女儿，总是要巴望孙子孙女的！彼得，你为什么痴呆呆地站在那儿？快叫羊到上边草地去吃草！”，他又转向迪特阿姨，怒喝道，“马上给我滚开，娘儿们——再也不要上山来啦！孩子我收下啦——不过，再也不要你遮到我眼门前来啦！”

迪特阿姨也是个硬头货，她怎么说就要怎么做的，“请放心，老家伙，我也不要求你施舍什么！”说着，她把海蒂堆在路旁的那些衣物往老头儿脚下一甩，就风风火火地往山下走去了。

爷爷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攥住了海蒂的小手说，“你永远不和她在一块儿才好呢！好，到上边咱们的小屋子里去吧。不过我看呀，事情恐怕也蛮伤脑筋的，这里不是小姑娘蹲的地方呀，但是可以试试看，住一段时间再说。”

“不会有什么伤脑筋的，爷爷！不信，你等着瞧吧。”海蒂兴致勃勃地说。

“好，”爷爷说，“船到桥头直，看情况啰。现在你饿了吧？”

海蒂毫不客气地说，“怎么不饿呢，早饭已经吃了好久好久啦！”

“让你吃些热乎乎的奶酪，新鲜的烤面包，再加你一碗羊奶，你总不会再喊饿了吧？”爷爷问这句话时，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眼睛里射出两束象黑夜里闪烁的星光。

三步两步路功夫，他俩就钻进了那间小屋子——爷爷的住处。很快，爷爷让海蒂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吃完，海蒂在四周打量起来，因为这里就要变成她的新家啦，难怪她要急切地了解这里的情况啰。

“爷爷马虎得很，”她稍微看了一下屋里的那副样子，脑海里立刻闪过这样的念头。屋里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几个凳子，一只面盆及一只木炭炉子，炉子算是煮饭和烤火两用的。这些东西上面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有的东西角角落落里还牵着一片片蜘蛛网，有时，还看得见蜘蛛在网上忙忙碌碌窜来窜去呢。靠墙壁还放着一顶衣橱，海蒂一见就伸手去拉橱门。

就在这当儿，爷爷正在霍霍地磨那柄山斧哩，他边磨边用眼梢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哩，就在海蒂要拉橱门的一刹那，他象拉警报似地大声吼叫：

“不！别动！”

糟了，他喊得嫌晚了点。喊声刚出口，门已拉开了，衣橱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就象一股潮水直往海蒂身上浇

下来，几乎把海蒂推了个仰面朝天。照理，这些东西有的应该吊挂起来，有的要分档整整齐齐平放或归类堆放在里边的，可爷爷把它们一古脑儿硬劲乱塞在一起了。这些东西是爷爷春夏秋冬的衣服，日常用的各式各样的工具，还有书本、罐头食品及其它许许多多什么的。

“哎呀！”爷爷长长地叹了口气，“怎么搞的？我叫你不要动不要动，你偏偏要把橱门拉开，刚来几分钟，就弄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爷爷，”海蒂抱歉地说，“我把它们重新放进去好了一一而且我保证把它们一样样归得井井有条，一件件放得整整齐齐！”

“哎呀！”爷爷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声音比刚才响多啦，“你这样搞，我要用的东西就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啦！”

这次，海蒂没有回话。她的眼睛只是滴溜几转，扫视着屋子里的一切。后来，她转过头问，“爷爷，只有一张床嘛。你叫我睡在哪儿呢？”

“住在干草棚里。”爷爷说。

海蒂不知道干草棚在哪里，眼睛象聚光灯一样继续搜索，突然，她看到了一张梯子，梯子斜靠在屋顶那儿的象阁楼一样的东西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爬

到梯子上面，在那里看了个够。

“喔唷！”她高兴得大叫起来，“这上边多好啊！我就喜欢睡在这儿，干草是刚晒好的，闻着香喷喷的！哟，还有一扇窗子呢——我打开它，正好晚上看看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呢！”

“还不错，”爷爷自言自语，“小丫头已经懂得好好利用空间，把我这个小地方派上大用场哩！”

天色不早了，海蒂和爷爷吃了晚饭后，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今天夜里风怎么这样大啊？”海蒂问，“爷爷，你听，风还在叫呢，叫出了稀奇古怪的声音！”

“有些声音是风声，”爷爷告诉她，“弄得不好今天要来一场暴风雨。要是真的碰上了那可不得了啦，什么地下精灵，吃小孩子的精怪——魔王^①，山里数不清的各种野兽，夜里都要从地底下，从看不见的洞里钻出来啦！”

“爷爷，地下精灵和魔王是怎么——怎么——怎么个样子啊？”海蒂望着爷爷问。

“外行人认为就是那呼拉呼拉的大风，”爷爷告诉她。“不过，住在冯德霍恩山的象我们这种内行人

①魔王，北欧及日尔曼神话中专于加害儿童的魔鬼。

就晓得，地下精灵和魔王，还有好多好多其它妖魔鬼怪，就是这大得无边的山野里的稀奇古怪的野兽，这些野兽到夜里才出来，住嘛住在谁也无法知道的那些神秘地方。今天夜里，我看他们都要出来啦，因为今天有两个陌生人侵犯了他们的崇山峻岭这个老家——而且其中有一个侵略者还没有离开这座山——告诉你，这个人还躲在我这老头儿的屋子里呢！”

“不，爷爷，”这时，海蒂高兴起来了，说，“精灵、魔王和妖魔鬼怪都是不笨的，那末，他们不会不知道我不是侵略者啊——我是你爷爷——也就是这山里主人的孙女儿！”

“唔，说得有点道理，”爷爷说时一本正经地点点头，那副雪白雪白的长胡子也顺势摆动了两下。

“那末，我们不知道，地下精灵是不是和你一样看法呢？还有其它的许许多多妖魔鬼怪，难道他们都和你一样看法吗？”

“其它——其它——妖魔鬼怪？”海蒂这时说话时有些透不过气来的样子。

“是呀，我还骗你吗！”爷爷口气十分肯定地说，“刚才说的地下精灵和魔王还不算稀奇，主要的是其它各式各样生得怪里怪气的神怪，有的象巨人那样的魔鬼，至于身段象鸟一样的女妖精的神怪我还没有算